
目录 CONTENT

▶ 青年文学

常艺嘉	打不倒我的终将使我变得更强大 ——读《我与地坛》有感	/ 2
李妍霏	未有永远之青春，惟愿永远有青春 ——参观雷锋纪念馆有感	/ 4
毛蔺	千秋墨染的宝地 ——游贾谊故居	/ 6
张佳琪	黛瓦青青，新潮涌涌	/ 8
李芳	植物中的湖师大	/ 10
张颖莹	大学故事之食遇记	/ 12
王如心	生生之谓 ——观纪录片《生命》有感	/ 14
张嘉仪	不一样的春望	/ 16
焦丹	春雨微微，持伞而行	/ 18
何田水	巷里流年	/ 20
李兰湘	吊线子戏	/ 23
张世佳	暮雪时分	/ 25
杨贞焱	玉笛飞声，梦入神都	/ 27

1. 打不倒我的终将使我变得更强大

——读《我与地坛》有感

常艺嘉

浮世几十载，弹指一挥间。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生的短暂与世事的无常。史铁生先生的双腿因一场大病而瘫痪，由此他步入了人生的一段黑暗时期，他糟糕的情绪从《我与地坛》这本书中可见一斑。可是我们能从铁生先生身上看到的，又不仅仅是如此。

一句“在地坛的陪伴下，我找到了内心的宁静”让我们看到了他特立独行的人格、强大坚韧的意志。这不仅是铁生先生对自己说的话，同时也是他对千千万万个深陷沼泽却无法自拔的人的寄语。

在本书的第二章节，史铁生先生用生活中母亲曾为他做过的几件小事，表达了自己在双腿瘫痪之初，只顾自己日渐消沉，却未曾注意这对他母亲而言是一个更大的打击和悔恨，表达了自己对母亲深沉的怀念。而今，铁生的母亲已不在，纵有再多的不舍，似乎也只能深深埋于心底。这对铁生而言，无疑是人生巨大的遗憾，同时这也使我们不禁去思考，无论前路如何，我们首先

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时光，珍惜眼前人。有时因为身边人的无微不至与默默无闻、不求回报，我们错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当作理所当然，或许也在某些时刻忽略了他们的感受，铁生先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着我们：不要等失去了，才追悔莫及。

生与死是我们作为人这一辈子永远避不开的话题，从呱呱坠地到蹒跚学步，从上小学时的哭哭啼啼，到上大学时在车站强忍着的那一抹泪水，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如何成长，如何坦率地应对人生中的离别，目前为止尚且是空间层面上的离别，可以后呢？或许我们不敢想，无法想，却也不得不想。铁生先生在于地坛的相处过程中渐渐治愈了自己，他歌颂生命的鲜活与灵动，告诉我们要去热爱生命，在有限的日子里歌颂无限的生命之歌，用有限的时光尽可能创造无限的美好，留住无限的美好。死亡结束的是生命，却不是生命中的美好。我们所要面临的是不知何时到来的死亡，也是信

心满满地去传递生命中的那份美好。

史铁生先生在与病魔作斗争的这段时间中，经历了种种情绪，在与地坛相互陪伴的过程中，亦然。地坛是古老的，壮观的，有着一种古典美的。铁生先生是铿锵的，顽强的，不屈不挠的。

在铁生先生与地坛的故事中，我们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却在故事落幕的那一刻，一颗眼泪划过我们的面庞。

责编 吴仪 何璐

2. 未有永远之青春，惟愿永远有青春

——参观雷锋纪念馆有感

李妍霏

岁月流转，世事变迁。不论宇宙变或不变，国家变或不变，一代代人变或不变，总有人在问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青春，也总有人在回答着……

1911年，周恩来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青春宣言从华夏大地破土而出，为当时中国贫瘠的精神土地增添了一抹亮色；1916年，守常先生写下《青春》一文，凭此8000多字，迅速在国内掀起了一阵爱国主义风潮，引发了无数国人对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层思考，将文字和语言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看得人惊心动魄，听得人振聋发聩；1952年，志愿军战士邱少云在潜伏时被燃烧弹击中，在这难熬的三十分钟里，能看见的，唯有那慢慢被火焰吞噬的血肉，三十分钟的无言缄默，淬炼出青年最无畏的使命担当。凡此种种，皆为过往青年之声！

而如今，新时代青年的声音也更加坚定有力。“一鸣惊人！”“让全世界人看到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冬奥赛场上，零零后运动员超越自我，惊

艳世界；“真的当楼长了！”抗疫一线，年轻的背影，无畏逆行；“我是北京”“三、二、一，点火！”神州十三号发射，90后“北京明白”团队的声音传到鸿蒙太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天安门广场上，誓言铮铮！当代青年之声，也早已响彻中华。

“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其同者无尽之青春也；其周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无者无尽之青春也……”或许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年轻；没有人永远青春，但永远有人青春。

因此，人生的价值从不会因时间而局限。青春，从来都不是一二十岁人群的专属词汇。不论是处于正好时光的活力学生们，又或是处于耄耋之年的垂暮老人，都可以是青春的。就如，袁隆平在90岁高龄仍然坚持每天去田间地头劳作，走在田埂上的他，便是最青春的；96岁的“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每周主刀至少三台疑难的肝胆手术，而且每台手术都长达三四个小时以上，能够站在手术台上的吴孟超便是

最年轻的。只要站在自己热爱的领域，站在人民的出发点，我们永远都会闪闪发光。

青春的光彩，也绝不能以时间的尺度来衡量。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的61周年，我和同学一起去参观了雷锋纪念馆。在纪念馆，我们用半个小时重走完了雷锋的一生，不到22岁的人生足迹戛然而止。脚步停了，但雷锋精神所散发出的莹莹微光却为每一个走进纪念馆的人照亮前路，也终将汇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

能担当起“青春”一词的，并非只能青年，并非只有青年。能热爱，为人民，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便是一个时代的青年，便是一个国家的青春。“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在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

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于地球之责任。”吾辈青年，生于盛世，何其有幸；生于盛世，何其有责！

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坚为必成。付出的汗水与努力，终将成为照亮前路的星星炬火，青春也终将繁花似锦，美好的未来属于每一个拥有青春的我们，属于拥有青春的我们的青春之国家。

每一个人都终将逝去，但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来一场青春与时代的双向奔赴。每一个沸腾的我们将汇聚成奔腾不息的时代，而无数个青春之我，必将奔跑成一个奋斗的青春之中国！

没有永远青春之人，但必定有永远青春的祖国！

责编 吴仪 何璐



QINGNIANBIANJIJU

3. 千秋墨染的宝地——游贾谊故居

毛蔺

天书写意是以青灰色的墨，染透游云，丝丝细雨是他无边磅礴的点缀。青砖黛瓦做我的伙伴，薄雨做我的面纱。浅浅地放下平日里心中浮躁的气息，我仿佛一个即将要遁出红尘的隐士，又仿佛一个心中写满景仰的学徒……在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日子里，我踏上了拜访贾谊故居的旅途。

湘江在旁静静流淌，一路北上，她的辛勤付出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不朽的文化，贾谊故居就那样在湘江孕育的大地上扎根，又悄悄地以精神文化的姿态在湘人的心中生长、流芳。

“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长怀井诞生于诗词。这口井可算是闻名遐迩，是这座小院的头牌，进院左拐，小迈几个步子便可以一睹其真容，初见的时候我为她的与众不同而惊奇，因为平常的井都只有一个口，但是这口井倒有两个，两口都不大，半径大约 15 厘米，中间削去一截，两口贯通。

碑廊就在这口长怀井的旁边俯卧着。碑廊名字的由来很简单，就是一条中通笔直的长廊，墙壁上镶嵌了许多块石碑，石碑的内容都是历朝历

代文人墨客拜访贾谊故居时有感而发的诗文。

历代湖南、长沙地方官吏，在维修贾谊故居后，也会纷纷撰写碑文，立碑于此。这条碑廊便为我们集中展示了其中的一些作品。碑刻文化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碑”字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经常用，在贾谊故居所看到的这种碑刻形式，是在汉代才基本确立起来的。碑刻作品保存时间久，因此古人在遇到较为重大的事情需要记载的时候，往往会采取刻碑的方式记录下来。碑刻作品按题材可以分为许多种，主要是诗文碑和纪事碑。这个碑廊就是以诗文碑为主。在欣赏名家诗篇与碑刻书法的同时，我们还能看出贾谊在历史上的非凡魅力。

聊到了这么多的人文景观，我进入贾谊故居最心动的其实还是院子里三棵柑树，相传贾谊曾亲自在庭院里面种过一棵柑树，和旁边的长怀井做伴，两两相称，一种温馨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再加上柑树的叶子确实油亮，在雨水淋过一遍后更加多彩。柑树生命力顽强，两千多年前，我们伟大的先贤屈原就曾在《橘颂》

中把橘树比作意志坚强的仁人志士以喻自勉，而《柑颂》在若干年之后出世，与《橘颂》遥相呼应，心心相惜。时间改变的是人的面孔和寿命，改变的是沧海桑田，但唯独不变的是那一脉相承的高尚情操。

在临别前，我在贾谊故居的后院庭里拍下了一张照片当作留念，照片的上方是拔地而起，欲

求参天的混凝土建筑，这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需求，照片的下方是贾谊故居后院庭茂密的树枝干叶和古典精致的瓦房檐，上面还载着质朴可爱的青苔。

雨停了，人散了，诗还在，贾谊故居就屹立在那里，无关风月，等待你的到访。

责编 吴仪 何璐



QINGNIANBIANJI BU

4. 黛瓦青青，新潮涌涌

张佳琪

闲暇之余，来到长沙的丰盈西里老街，红砖黛瓦的旧忆，深巷之中的祥和，老街的种种烟火气都展现在照片里。在翻看朋友圈的留言时发现这样一句“比老家的环境好点。”这令我想起暑假时打算去云南感受古朴，被这位朋友百般阻挠：“都是一样的老旧，何必去那么远。”我搪塞不语。这次游览，我想我能够回答她：“黛瓦青青如故，但新潮文化与古朴的融合，当代年轻人对文化的热爱与创新，是只有置身其间才能够感受到的。”

每当面对古老与新潮的命题时，很多人都在议论。新式建筑如何破坏了老巷的古朴，破坏了视觉的美感，人们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很难找到儿时的古朴与纯真。我并不否认这样的现象。当你真正面对素面朝天的老街，老房子，你会发现更多的是无序的脏乱与偶尔可见的老人，它不再是你想象的四处可见的茶室，不再是路上慵懒的小狗，它甚至没有了麦芽糖的叮叮声，也不再小朋友门前嬉戏。我们向往老街，因为它有平凡人的烟火气，它是有生气的，它的古朴让我心安，它低矮的砖瓦房让我忘却城市的繁忙，

它让我重新找到了我与世界该有的距离，而不是遥不可及。

真正令人神往的老街，不单单只有古朴的老旧，更有年轻人带着梦想开起小店，带着希望发展创业。他们来到老街，保留着岁月的痕迹，展现的是新生的活力。

丰盈西里街巷的兴起便是由于一个美丽的梦想。麻石路，粉黛墙，一家中式烘培小店增添了小巷里的典雅。“烟墨”“窃秋”，你所能想到的中国古典的浪漫这里都有菜肴呈上。“手摘星辰”的涂鸦墙，元宵灯谜的活动，龙先生带着梦想点燃了这深巷的激情。

现如今，这条并不长的麻石路老街早已成为网红打卡地，融合着岁月的故事与新潮文化的魅力，更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漫步其间，你会被路旁浅睡的小猫唤起幼稚；你会被“唐小姐茶水间”的名字吸引；你会因街角爬山虎的绿褪尽旅途的疲劳；你会惊讶于棋牌室，书屋，咖啡厅，瓷器店，设计工作室，甜品屋等这样本不可能在一起的各色小店的完美结合。在这里，不仅有牵着孙子手的爷爷奶奶，有砖瓦房

前的摩托，更有你对现代恬淡生活的向往，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在这里开启自己的梦想。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道：“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雕像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我们都懂得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当我们谈起岳阳楼，谈起故宫，谈起大漠，有无限的期待与遐想，但当你真正去到那个地方，你又能体会多少？也许老街也是如此，当一代代

人从一出生就体验城市的喧嚣，我们需要用创新的方式告诉他们有一种文化叫街巷里的烟火气，与现代融合，与生活接轨。

黛瓦青青，当新潮涌涌时，遇见文创，遇见品茗阁，遇见书香气与咖啡香，文化便不再是自身的苦旅。青砖灰瓦的浪漫，是真正生活的恬淡。

责编 吴仪 何璐



QINGNIANBIANJIJU

5. 植物中的湖师大

李芳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当我每次骑行在湖南师范大学的校区中，我看着周围的景色总有一股想一探究竟的冲动。于是，在某一个周六的下午，我走进了植物中的湖师大。

第一个地点是我们波光粼粼的桃子湖。走进桃子湖我们可以看到看到了大片的荷花、雪松、水杉、石楠、木芙蓉，海桐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是荷花，雪松与木芙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当我们从教科院前头走进桃子湖，印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一排排挺立的雪松。雪松整体呈塔形，在暖色的阳光下，远远看去好像一个番茄味的三角寿司。再往前走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到一大片的木芙蓉，木芙蓉在湖南的历史极为悠久，在唐代伊始湘江一带就开始栽种木芙蓉，因此湖湘大地便又被称为芙蓉国。木芙蓉叶片为心形，花常有三种颜色：初期常为白与淡红，后期会慢慢转为深红色。极有芙蓉之色，所以被称作木芙蓉。而其背后又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故又被称为爱情花。五代后蜀皇帝孟昶有一妃子为“花蕊夫人”在后蜀灭亡后被赵匡胤掠进后宫，然其十分思念孟昶偷偷收藏了他的画作，而后被

赵匡胤所知，要求其交出画作，花蕊夫人誓死不肯交出画作，后被赵匡胤杀死。后来，这位花蕊夫人就被人们称誉为“芙蓉花神”。在桃子湖湖中生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的荷花，如果夏季来此游玩，必能欣赏到万千荷花绽开的场景。

当我们沿着桃子湖向上走，我们就会来到桃子湖创意园，从创意园路口走出，就到了桃子湖路，继续向上走就会来到湖南师范大学的至善楼，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红花继木、绣球、女贞，木犀等植物。木犀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桂花。最近刚好是桂花的花期，抬头望去就能看到一簇一簇黄色的小花环绕在树枝上。不必细闻，桂花那股独特且馥郁的花香便会直冲鼻腔，不给路人一丝逃离的可能。在至善楼的林荫道旁还藏有几朵极艳丽的绣球花，花朵形状呈圆形或椭圆，有粉红色、白色和淡蓝色。在不经意之间，给人以惊喜之感。

沿着至善楼继续向前走就来到了中和楼和世承书院。在这附近，你能看到棕榈、玉兰、鸡冠花以及菊花等等。玉兰，色如碧玉；鸡冠花，花色似火；菊花，花色不一。三种花风格

各异，形态不同，但因其不同的花期和精心的布局呈现出十分的和谐。春季，“霓裳片片晚妆新，束素亭亭玉殿春”，玉兰花开，人们在白玉中寻找春天的气息。夏季，“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菊花盛开，让我们领略到多姿多彩的美丽。秋季，当火热的日光被萧瑟的秋风所替代，似火

的鸡冠花会打破校园的萧瑟，为校区增添一抹亮丽的景色。

湖师大是一个洋溢着绿意的校园，无论是在路边或是栅栏边皆可看到成片的花草树木，无论是哪个季节，湖师大都有最美的风景。最美校区，在师大。

责编 吴仪 何璐

6. 大学故事之食遇记

曾琪钰

“最食人间烟火色，且以美食慰风尘。”美食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个地标重要的招牌，毕竟除开学习，我们每个人都是为美食拼搏的“干饭人”。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关于学校食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秋节特色月饼推出来的时候，木兰路食堂可谓人潮拥挤，慕名而去的我在人形“滚筒”中艰难移动，然后定眼一瞧，饭菜早已被洗劫一空。不过我们的重头戏在“月饼”这呢，干饭人之间的拥挤都不算啥，若是你能拥有我们印着校门、岳王亭、校碑的月饼，若是你运气好抽中了我们头牌红心蔓越莓月饼，若是你集齐了我们“合则天下无双”的“仁、爱、精、勤”的口感超好的校训月饼，那么恭喜你，中秋的牌面有了，朋友圈炫耀的资本有了，打卡学校的工具有啦！那么排队跟抢菜的一点点辛苦算什么？咱们一整个神清气爽。

人生在世三万天，怎能少得路边摊。说到这，我必须提到我们人气美食街——油烟街，名字接地气，都是美食都是仙气飘飘，抚慰每一位早八学子的小心灵，为每一位中午忧愁菜谱的师大

大学生排忧解难！拥有着可爱名字的“樱桃小丸子”饭店，饭菜散发着“家”的气息，而且价格“平易近人”还可双拼，大学生首选！然后就是我们的金陵汤包，汤包的香味让人回味无穷，皮薄料香；再往里走，还有真材实料的羊肉面、十里飘香的卤味、配菜超多的麻辣烫……这还不去吗？既然大学红尘作伴，何不吃得潇潇洒洒！

漫步市井小巷，寻找人间烟火气。张公岭的学弟学妹也不要担心没有美食，虽然咱们条件有限，地理位置不是很优越，奶茶也很难喝到，但是！我们也有宝藏小店，等待你们寻找，比如学校食堂王牌麻辣烫，那个味香醇厚的汤底，让无数学长学姐离开后念念不忘，很难找到“平替”啦；再说食堂里那个炸得恰到好处，吃起来Q弹的开花肠，至少五星肯德基水准；校外的煎饼果子，价格便宜馅料足；还有我们新开的混沌铺子，在菜鸟驿站旁边，去拿快递的路上吃上一口，真是人间美好环环相扣……

四方食事，人间烟火，饮食就是最真切的

生活。学习之余，去品尝学校食堂的佳肴、去寻找隐藏在学校周边小巷的宝藏小店，未尝不是一件美事，在朝气蓬勃的校园里，学习是主要目的，教室是日常地点，但是生活与美食也不可辜负，

希望大家多出来走走，吃喜欢吃的美食、过喜欢过的人生，人间值得朝朝暮暮烟火气，风味就在生活点点滴滴里。

责编 吴仪 何璐

7. 生生之谓易观

——观纪录片《生命》有感

王如心

生命渺小却又伟大，残酷却又温情。正如《易经》精髓之言“生生之谓易也”。生命的不易、变易、简易均蕴含于不断循环的生命周期中，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浩瀚宇宙中，规律不易，生命如沧海一粟，脆弱而渺小。自然呼吸的微动都是无比强大的，气候变化迫使大象长途跋涉探求水源，地域差异推动食果蝙蝠飞跃数千公里获取食物，地势陡峭使幼年野山羊冲下悬崖绝壁，冰雪融化使得北极熊不得不上岸寻食。数不胜数的生命在幼年时期、迁徙途中悄无声息的消逝。在自然静谧的夜里，无数生灵遵循着自然规律与法则，参与到自然运转的各个环节。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生命万物的变易、简易贯彻在生存与死亡的接续中、柔弱与刚毅的转化里。每个物种都在为生存奋斗，有着伟大且坚韧的灵气。

生命的温情使怯弱转变为伟大，高洁的母性支撑了生命的延续。驯鹿满足自身基本食物需求

的前提是不断前进与不停寻找，但母性让驯鹿停止步伐，冒着脱离群体的风险，寻找失踪几日的小鹿。企鹅在数万只同类中分辨孩子的叫声，并进行反哺。弹涂鱼为保证鱼卵正常发育，一天输送上百次氧气，尽管辛苦却设法解决每一个难题。小虾虎鱼为寻找完美的繁衍栖息地逆流而上，若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只有少数英雄成功登顶。少有像鳗鲡一般互惠互利的关系，更多是雏鸟般无止境的索取。父母的抚养任务十分艰巨，需要付出极多的时间与精力，但无私哺育后代的伟大物种也将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在自然界立于不败之地。

生命的残酷让弱小转化成坚韧，智慧与策略激发了生命的活力。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残酷的自然法则。每个微小的生命都需要不断提升生存智慧、获取生存策略，以达到生命的延续。家族纽带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群居是多数大型非肉食性动物以众敌寡的防御策：猫鼬轮流站岗，警惕天敌；大象代代相传祖辈的

经验，分享智慧；白鼬自小随群体学习捕猎，以弱胜强，扭转猎场局面；海豚团队协作，互相配合捕食。而食肉动物也有组织性的进行团队作战，提升团体的协调能力，猎豹三兄弟不断磨合，才得以饱腹。生命的进化潜力是无限的，自然界的猎手与猎物在不停歇的突破与进化。为了生存繁衍，“飞鱼”进化出长长的鳍，在海面飞翔；海豹厚厚的脂肪抵御了极地酷寒的侵袭，鸟儿为吸引伴侣、延续后代，练就悦耳的歌声，铸造精美

的巢穴。为了延续生命，动物们竭尽所能的适应环境、完善技能、辛勤育“儿”。弱小的生命躯体中充盈着生生不息的活力……

出生、生长发育、繁衍、死亡四个阶段构成了不断循环的生命周期，生命的创造、延续及其毁灭，生存的斗争都浓缩在这一周期中，其中也蕴含着生命顽强的“易”——也就是变。生命在几十亿年中繁荣兴盛、绵绵不息，生生之谓易，刚柔之变、生命之续将永不停歇。

责编 吴仪 何璐

8. 不一样的春望

张嘉仪

春雷乍响，惊醒了一整个寒冬。惊慌失措之下，唤醒了一个长眠的梦。

空气中荡着氤氲绮旎的清梦，不再沉湎于冬的残吻。而待你拜别了岁月，从了风雪，昔日的凛冽枯败终于退场，等来了春的赴约，便得以啜饮生命的芬芳。山头剪掉了料峭寒冬，而走失的河流本是冷得透彻，也终于寻回了自己的方向。

我能否像春眠一样，永远摒弃烦恼和悲伤？春眠啊，是首，亦是尾，小心翼翼地延展枝丫，不惊动清风也不败于岁月。像美好的良性循环，周而复始，年年又年年；像与你的一期一遇，慵懒，却又不失空灵。春眠将醒，就让陈年的旧梦被长风吹散吧，就这样消散在四季的故事里——蓬松软亮的风儿吻过耳鬓，黛绿色的潭面漂浮着季春那细碎的身影，呓语着圆满的温柔的语音……我们都迎来了春啊。

绵雨牵落新生再，碧枝桃薇满书堂。繁枝新添碎锦，一场春雨，熏得桃花媚。桃花三两，娉娉婷婷，溢羞欲掩，乱颜更见妖娆。于是每一朵盛满的芬芳裹着风的轻柔，慷慨地赠与昂首的你，催人酩酊。晴空被雨露清洗熨平了褶皱，朝霞绕

着青山旋起一抹淡粉色的光芒。细细草尖，情意胆怯……春把互不相干的色彩融为一体，调和成一种任谁看了都能明媚一个早晨的视觉饕餮。绿水接碧天，青山惹人眼。才闻莺啼曲成调，又见飞燕掠柳梢，与子游其间，更添欢笑颜。

春水浮萍，漫听风吟。日子依旧是那个日子，绿叶在雨后的暖阳下漫舞，夹杂着春风的和煦，委身于你的发间……这一刻，积淀在心间的孤独感烟消云散。身心轻松的感受让我们步履如风，在经历凛冬磨折后，迎来的是不一样的春望，人便越活越有滋味了。踏过不堪的过往，走到阳光的折射角，你会发现眼前的事物是如此憨态可掬。

暮色徘徊在云边，久久不肯现身，最终不得不踏上归程。透过春天的眼，今日与你，风依然，我依然。听得见的是修辞，听不见的是春诗。曾经，在我眼中的春，是不情愿被描述的；后来，它是鲜活得无从装点的；而如今，这已是让我流连忘返的春。在这样一个春天里，承载着不曾过期的新鲜。

年岁有加，现实中需要承担的包袱愈是沉

重，总有那么些时候需要你轻轻走在荒芜之中，
便如同那不敢凋谢的花蕾。穿越群山的人们，要
是能够看见这生命中的同一种美丽、不一样的春

望，该有多好啊。冬去春来，正如我们如此真
实地感受着世间的痛苦与欢乐，就值得万分庆
幸与无比喜悦。

责编 李婧仪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UBU

9. 春雨微微，持伞而行

焦丹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是方文山在《青花瓷》里留下的江南烟雨。江南的春雨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烟雨，虽然这种说法可能不完全准确，但是我愿意这样去理解。从广义上来说我也算得上是个江南女子。我所见到的春雨好多时候都不太像雨，更像是雾，绵绵如丝，让自然的一切都朦胧入画。春雨如烟，藏住了太多故事，年复一年，细密如烟的雨里一切都在重新生发。

“一片可怜生，落日 and 烟雨。”有人认为是纳兰容若借咏柳，写一个年方及笄的歌女。可事实究竟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没有言明的风流，终究是藏在了那年的雨中。“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是李商隐在那场春雨没有看懂的迷茫前路。曾写过“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叶绍翁，终是在一烟雨后写下“十年京尘染布衣，西湖烟雨与心违。”他的故事被时间所模糊，他的心绪也终究留在了那年的雨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那漫漫烟雨，终是将曾经鲜活的往事淡去。

陶渊明有诗曰：“促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现下正是惊蛰时节。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不得不说古人取名实在是让人觉得贴切又惊艳，不似现在关于很多事物的命名明了却无趣。惊蛰时节的春雷并不让我觉得突兀，我反而觉得它的出场为春雨的到来做了惊喜的铺垫。不过这时候的雨不是先前说的烟雨，它敲的叶子沙沙作响，我总是会由此想到春风化雨般的温柔。我喜欢这样的落雨声，所有的声音都可以被它冲刷的很静，很静。当我什么都不做，仅仅是看着它落，听着它下的时候，我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的思绪渐渐被雨声抽空，呼吸也慢慢融入了这场春雨。因着一场春雨，我得以短暂的从俗世烦恼中脱身。我想漫无目的地“胡思乱想”，不着边际得想要等它下完。

不过，我甚少如愿。或许是没有寻到好时机，又可能是因为我并不是专心想听，有时是因为厌烦那个当下无可避免要做的事，有时是觉得自己太过浮躁想借雨声让自己反思。一竿

风月，一蓑烟雨。看水面涟漪荡漾开来又逐渐消逝，像四季往返走向陌生。江南水汽微凉，沁了三分入骨，薄了三分在外，另有三分于景，留一分寂寥伤情。古人画船听雨眠，今人已经很难静下来享受这般闲适了。

外面正下着雨，绵绵如烟雨。有道是：西风白马塞上，杏花烟雨江南。不过此处没有杏花，映入眼帘的只有绿树，但仅是绿就足以说明生机盎然了。此时若是在乡下，烟雨蒙蒙鸡犬声，又会是另一番感受了。记得之前听过一

首歌叫《故里逢春》，据说是一位初中生，在面对黄昏的时候有感而作。歌词里写到“江南又梦烟雨，长河流入故里，炊烟漫漫透过百川千万里。”杨柳醉春烟，晚来枕月眠。山村里下着的朦胧的烟雨，就像是带着水汽的漫漫炊烟。古人云“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场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就是一场给予大地生机的馈赠。清风徐徐绕过林梢，捎来几丝微凉。淡淡的幽香氤氲于枝头，花影摇曳，送来一场迟春。

责编 李婧仪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UBU

10. 巷里流年

何田水

那条埋葬着我的童年的巷子，临河。河水碧绿如玉，镶嵌在一堆堆沙石之间。依旧记得幼时，同四五个邻家孩子结伴去游泳，他们在河中央嬉戏，忘乎所以，或许是有些害怕吧，独我一人在浅水滩上走着，石头很硌，淤泥却滑，水又甚凉，因而有奇异的触感在脚底生长。他们见我不下水，边笑，边用手舀水泼我，嘻嘻哈哈之间，便都湿漉漉地回了家。后来几乎再未下过水，至今也没有学会游泳。附近还有一个小小的早已被废弃的渡口，静静地守在河流拐道处，夕阳焚烧西山时，在这里赏景是极佳的。

巷子边上，是广袤的田野，常有伯伯婶婶扛着锄头，在草木间来来往往。那时大人忙碌，我们小孩子手中的闲暇时光却如疯长的稻草，是用不尽的，便在午后，兴高采烈地同着小伙伴，成群结队地去探索，或各自挥舞一根木棍，朝田野深处走去，浸入荒诞的冒险幻想；或躺在大片的野草上，顺手捉几只小虫，抬头看云朵千变万化。记忆最为深刻的，就是“狗尾巴

草之战”了：寻一大丛迎风招摇的狗尾巴草，摘下长长的一根，插进身后的裤兜里，把它当作自己的大尾巴，愉悦地扭来扭去，然后趁别人不注意，突然用有穗的一端去蹭他，聚集的人群猛地炸开，众人各怀鬼胎地张望一会，一场大战便开始了。在蓝天的深沉凝视下，我们奔跑、跳跃，欢声笑语掀起壮阔波澜。

巷子口，山丘一般的沙堆连绵起伏，邀几个玩伴，一边忍受父母温柔的警戒，一边上上下下忘我地奔跑，直到双腿彻彻底底地成了泥塑，衣裤上的沙粒在阳光的照耀下隐隐闪烁褐黄色的光芒。沙堆也是过家家的绝好场地，把从田野里挖来的不知名的草根与一捧沙搅拌均匀，再掺上路边的积水，便算是珍馐佳肴了。记得曾经花费一整个下午，将一个沙堆挖成了一座结构复杂的城堡，在我向别人炫耀时，轰然坍塌，呆愣一会儿，我们都大笑不止。现在，干净而宽阔的马路早已吞噬了沙堆的血肉与残骸。这样也好，否则，即使它们仍然存在，可我没了好时候的好奇心与创造力，也不过是徒

增惆怅罢了。

巷子里，各家门口常坐着人，或是做着家务，或是聊着闲天。傍晚，辟了点地、种了点菜的伯伯婶婶们，脸上绽放着疲惫而满足的笑容，朝着正唤着自家孩子回家吃饭的父母们说：

“吃饭了啰？”

“哎！刚从田里回来？”

“是！”

“今年菜种得好哦？”

“好得很！”说着，就捧一捆新鲜的蔬菜，递过来，“拿回去煮了吃，可嫩！”

平时做了包子，炸了豆腐，或者其它小吃食，都会热情地给邻居分一点，这些都是朴实的情意，大多都会笑着接过，下次自己动手做了，也会这样去分。

尤其是在闷热的夏天，巷子里有条通往田野的小岔道，夜间凉爽的风源源不断，这里自然聚满了人，三三两两地或站或坐，摇着大蒲扇，说些野闻趣事、家常八卦。见着我们孩子在疯玩，叔叔阿姨们都微笑着，用爽快而利落的声音说：“喔哟哟，小崽崽们一个一个好伶俐！”七八十岁白发皤皤的爷爷奶奶们则和蔼可亲地招呼我们，一人一颗糖，语重心长地说：“吃完了，把书读狠哦！”

那时候，父亲晚饭时会慢吞吞地饮完一小杯家酿的番薯酒，然后红着脸，将一卷凉席夹在腋下，晃晃悠悠地爬上天台，铺开凉席，躺在上面，惬意地眯起眼睛，消受晚风的抚慰。夜空如盖，笼罩四野，星星仿佛破碎的玉石，

随意撒落，闪烁光亮。我攀坐在天台边缘，双腿悬空，自在摇晃，向远方望去，其下，霓虹灯火从不喧宾夺主，在街道的罅隙里安分守纪；其上，繁星如水，蔓延千里。如今这些都很少见到了。

下雨时，巷子便隐没在凄凉的苍白色中，屋檐挂满雨丝，巷子里又有很多树，树枝张牙舞爪，地面粘满破损的叶片，呜呜咽咽的风声与哗啦哗啦的雨声琴瑟和鸣。我们不害怕雨淋，背着父母，穿上胶筒靴，举着旧伞，用力地踩踏水洼，有的孩子被溅着了，就哭，各自虚情假意地安慰一小会，又都和和气气地玩起来。如今才知道，其实父母都在暗处看着呢，一边蹙起眉头担心我们着凉，一边耐心地熬一碗姜汤，等我们尽兴而归时，不动声色地拿出干净衣服，逼着我们喝下那碗辛辣无比的汁液。

……

多年后，我倚靠窗台，静静地俯视这条小巷。风轻轻地吹，稀薄的日光被密密的树叶滤成细碎的斑点，孩童成群地在嬉戏打闹，清脆的笑声惊醒那一墙蔷薇，妇人们闲散地坐在自家门口，剥着豆子，择着青菜，隔着粗壮的桂花树和枇杷树聊着家常琐事，没过不久，破裂的云便捧出了夕阳。

我在一种沉重而无言的落寞中回忆起自己幼时与这条巷子的点点滴滴，看着巷子又缓缓沉入旧日的时光。

是的，岁月发出沉重的叹息，巷子旧了，流年老了，我们也长大了。看见新的孩子做着

我们当年做过或没有做过的游戏，看见现在还存在的或已不复存在的人和事，想，原来时间是锁不住的，它只会褪淡成模糊的记忆，留给

我们一份感慨：感慨生活的消逝，竟这般恍惚如梦；感慨命运的碑文，竟撰写得这般令人唏嘘；感慨记忆这桩悬案，竟这般扑朔迷离。

责编 李婧仪 熊瑜曦

11. 吊线子戏

李兰湘

“方圆快出来！听说隔壁陈阿公新得了一个木人偶，我们快去看看！”好友周清在门外兴奋大喊。方圆连声答应，趿着鞋子一边蹦一边穿好。方婶扶着他嗔道：“慢些，给阿公把那筐鸡蛋带去。这次可别贪吃去摇阿公的枇杷树。记得早点回家！”方圆连连点头抓起那筐子就向外跑。方婶在后面喊着：“慢些，别撞碎鸡蛋！”

陈阿公是独居老人，就爱琢磨一些小玩意。平日里，他在小院里的枇杷树下放一张躺椅，泡一壶清茶，收音机里放着京剧《空城计》时不时跟着哼唱两句。一只老狗静静地伏在他身旁，眼珠子在阿公与门口间流转，似乎盼着什么人归来。

两小孩还没进院门就嚷嚷着：“陈阿公，我们来找您玩了，还给您带了鸡蛋。”今天阿公坐在躺椅上摆弄着一只木人偶，老狗见两小孩来冲他们摇着尾巴。

“圆娃儿清娃儿快过来，看看阿公的新人偶。”阿公轻轻牵强动木偶上的细线，那木人儿就在向他们招手。两小孩冲了过去，围着阿公，盯着他手里的木偶。那木偶是个小沙弥，素色

衣衫，高度可到阿公膝盖处。细看，那小沙弥身上有29根悬丝，而他手上就多达12根，分别在那木鱼、敲槌、手尾、拳头、手臂、袖筒、腋窝等处。那小沙弥每一个关节都被悬丝禁锢着，胖乎乎的圆脸，面上是咧嘴大笑的表情。但当阿公放松悬丝时，小沙弥直愣愣地呆在原地，没了刚刚的热情变得呆愣，失了灵魂。

“阿公，你这木偶是哪出戏里的呀？”周清轻抚小沙弥，仰头笑呵呵地问着。阿公捻着他的长寿眉，清了清嗓子，眯眼说着：“这是《小沙弥下山》，讲的是一个小小沙弥遵师命下山化缘。”

“他下山遇到妖怪了吗？”

“还是经历重重困难成为了一位高僧？”两小孩叽叽喳喳地问着。

陈阿公捋直垂着的眉毛，悠然自得地说：“没有高僧，倒是有一个不专心的小迷糊。途中风雨骤来，电闪雷鸣。那小沙弥平日诵经不专心，这不一着急，经文诵得颠三倒四。佛祖非但没保护他，这雨反而下得更大更急了。没办法啊，这小沙弥只得四处逃窜，跌跌撞撞。”

“就这样啊？”两小孩小声嘟囔着，“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多线？简单一点不好吗？”

陈阿公笑笑没回答，倒是开始牵动细线。小老头佝偻着身子，手中不急不缓拨动悬丝。小沙弥也舞动起来，脑袋左右张望，手中敲着木鱼，向前缓步挪动着。扑通一声，摔坐在地。

这时阿公放松几根悬丝，沙弥的动作变得僵硬呆板。周清盯着木偶：“阿公，就放松几根丝线他怎么就变呆了？”阿公拉着他俩坐下，“清娃儿圆娃儿你们看，这悬丝是束缚也是牵

引，多不得少不得，多了就是枷锁。这木偶戏我小时候倒常看，现在少了。”阿公低头抚着小沙弥，眼底尽显怀念。“阿公，那您再多讲点呗！我们还想听！”方圆轻晃阿公的胳膊。周清也连声附和。

小院里，微风拂过，枇杷树沙沙作响。树下，老人幽幽诉说那吊线子戏，两小孩围坐在他身旁听到精彩处还手舞足蹈起来，老狗便睁眼抬头望向他们。

责编 李婧仪 熊瑜曦

12. 暮雪时分

张世佳

张晓挣扎着从蓝印花被中直起腰来，揉了揉略显浮肿的圆脸，眼角在凌乱发丝的掩映下，残留着一道早已干涸的泪痕。

周遭是一片熟悉的静寂，她趿拉着棉布拖鞋，缓缓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山风凛冽，携着缕缕晨烟渗入满是罅隙的土墙，草木尽凋，原已是岁寒时节。只因高度近视，当远处黛青色山岚跃入她的双眼时，张晓再难感知那一只纷飞的山雀箭一般掠过山际，隐隐约约地，只有蜿蜒着的山的曲线轮廓在眼波里流转。恍惚中，她忆起年少时那双清澈似水的黑眸，池涧潜藏的青蟹，深秋麦穗的霜毛，瓦缝幽深的绿苔……世间一切，透过这双眼睛，皆有迹可循，亦包括年少时那份未经世事的纯粹与跳脱。

她漠然了许久，直至干涩的寒风将脸颊吹得生疼，才缩着脖子将门轻轻掩上，老屋静默着，土墙抖落的风尘将置于堂屋西角的木桌覆盖，包括桌上那本久未拆封的精装书，薄薄的一层，倒也无人擦拭。张晓随意找来一块儿浸湿的棉布，精心拭去书皮上陈年的灰垢，“哈”地呼出一口温热气息，白雾散尽，她明晃晃地

瞧见那原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她并未记起此书来源于何处，兴许是中学时代南下务工的父亲带回家的。烫金的字体刻在黑底书皮上，在悬于头顶的瓦斯灯泡所散发的昏暗灯光的映照下，异常刺眼。

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鞭炮的声响，像是在天际骤然闷出的几声惊雷，“新年将近”，她的嘴角嘟囔着，不紧不慢地吐出四个字，随即郑重其事的端坐于桌前，翻开那本书，思绪跌宕着陷入了布恩迪亚家族的百年轮回。

暮色渐暝，寒鸦掠空。张晓的眼底泛起了一丝讶异，或许是冬日白昼渐短的缘故，她仅是翻到《百年孤独》的第二百五十六页，寒夜便催促着将她再次包裹在一片黑色的死寂中。

然而她并未感到丝毫的饥饿，以至于一整天都忘了给自己煮上一碗热腾的饭菜。她只是仓促间忆起往年的腊月，依然是这栋在南国天空下静默了近半个世纪的土砖屋，它注视着祖辈、父辈以及自己渐行渐远的童年。那时的日子缓慢而悠长，在张晓的记忆中，每当临近新年，她总会牵着奶奶的衣角站在村东头小泥路

与柏油路交接的关口，注视着两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在黄昏中慢慢缩短与她的距离，在视线里从模糊渐至清晰。她知道，这是爸妈，然而，性格孤僻又执拗的她怎会像寻常的小孩儿一般轻易对父母亲热，黑亮的眸子只是忽闪着，随即羞怯地躲到奶奶身后，割裂了一切目光的对接。当雪花簌簌飞落时，低矮昏暗的老屋渗透着柴火的温热，家人围坐一团，中间是青石砌成的圆状火坑，枞树、沙木、栗树等树木被劈裂成条块状，整整齐齐码放在墙边，散发着林木所独有的幽幽淡香，陈年的木柴在火坑中毕毕剥剥作响，灰烬中圆圆实实的红薯被炙烤着，香甜的气息在张晓的鼻息间跳跃着，往往不过半时，奶奶便用火钳夹出，笑盈盈地递给她……奶奶永远离开张晓时，她十八岁，或许是一个逐渐接受离别、接纳悲伤的年纪。如今西园的坟冢，早已青草离离。白雪覆满奶奶的坟头之时，张晓的满腹愁肠亦在纷纷暮雪中缓缓降落。

真正将张晓从这段冗长的思绪中抽离出来的，依旧是再次泛滥在眼角的泪水，不知不觉间，书页已被濡湿大片，仿佛是岁月的余温缓缓爬上屋檐，在无声的暗夜里经久不息。

霜风凄紧，她静静地合上书页，手机却蓦然间弹出了一条消息框，如此醒目却仅在瞬间便如触电般直击她的心脏，仿佛漏跳了半拍，“晓晓，记不记得你今天满二十岁？生日快乐……厂里在加班加点赶订单，爸妈没法早点回家，最近天冷记得多加点棉衣……”自奶奶离开后，张晓以为无人再会关心自己的生日，毕竟不善言辞的父母在以往的年月带给她的往往是落寞，因此她在习惯中渐渐麻木。暮色依旧在无声中暗涌着，二十岁的张晓，在无人处拥抱黑暗，直到这份来自远在千里之外的简简单单的关切，或许足以向她证明：白雪可以埋葬思念，亦会跨越千山，捎来思念，抚平岁月的风霜。

“马孔多在下雨，我将不会哭泣。”

责编 李婧仪 徐文涛

13. 玉笛飞声，梦入神都

杨贞焱

“处天下之中，得四塞之固，天子宅也。有汉唐之风，享山川之利，神仙居也”。洛阳别称洛邑、洛京，洛阳历史文化悠久，《史记·封禅记》就曾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榆柳萧疏楼阁闲，月明直见嵩山雪，在那谷雨红千叶、朱明玉一枝的洛城，千年的玉笛声弥散在光阴的隧道，香车倾一顾，在神都洛阳又见唐宫夜宴中兹宇宙。

“缘忧武昌柳，遂忆洛阳花”，提起洛阳，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牡丹，牡丹栽培源于河洛，在唐宋时期就已形成种植体系，有关牡丹的文风也盛极一时。士人阶层追逐功名利禄也将其视作富贵的象征，常在心情愉悦之时骑马赏花，参考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春时城中无贵贱者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并张帷帘，笙歌之声相闻……至花落乃罢”，便可见牡丹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声声慢慢间溢出云卷云舒，古静慎独时亦有香远益清自是寂宁。牡丹艳夸天下，也让洛阳粉饰万家。

洛阳文学盛极一时，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无论是诗歌里水光旖旎的湖泊，还是游记中风尘仆仆的历史古迹，都能引起人们无尽的向往和窥探的欲念。在河洛地区孕育了《诗经·周南》中众多精彩飞扬的名篇，《两都赋》《二京赋》《洛神赋》这些瑰丽华章也让我们看到了洛阳的气正风清。在白马寺边驰骋文思、在老君山上总览古今，河洛文学闪烁在华夏文明的星空，以无尽的引力汇聚美轮美奂的活力空间。书生结识市井，才子相聚轩车，白衣卿相荟萃着绝代芳华，烟柳扶栏映衬着阑珊嫣紫。

洛阳书画也享誉极高。龙门石窟集书法、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于一体，让古色古香的地区更加异彩纷呈。又有东汉蔡邕的《汉石经》、北魏时期的《拟山园帖》，向世人倾诉洛阳书法的别具一格。在欣赏书画造诣的同时，我们也感叹洛京人杰地灵，赞赏华夏钟灵毓秀。

民以食为天，经历了几千年宫廷渲染的洛阳，自然也有着著名的美食。鲤鱼跃龙门、新安烫面饺、有“金枝玉叶”之称的洛阳燕菜，这些

我们耳熟能详的美食，愈发让我们心驰神往，大概古代天子脚下，首善之区的风俗还是极具美与味的享受。闲暇时懒散在洛阳的街边，在古色古香的茶屋里或许可以看到往日达官显贵极尽奢靡的剪映，端详钟鸣鼎食之家独具烟火的人间美食。

洛阳位于华北平原，地势平坦开阔，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舒适的温带季风性气候也让那里的民俗文化多姿多彩。既是妃子闺秀群居之地，应有奢华和高端的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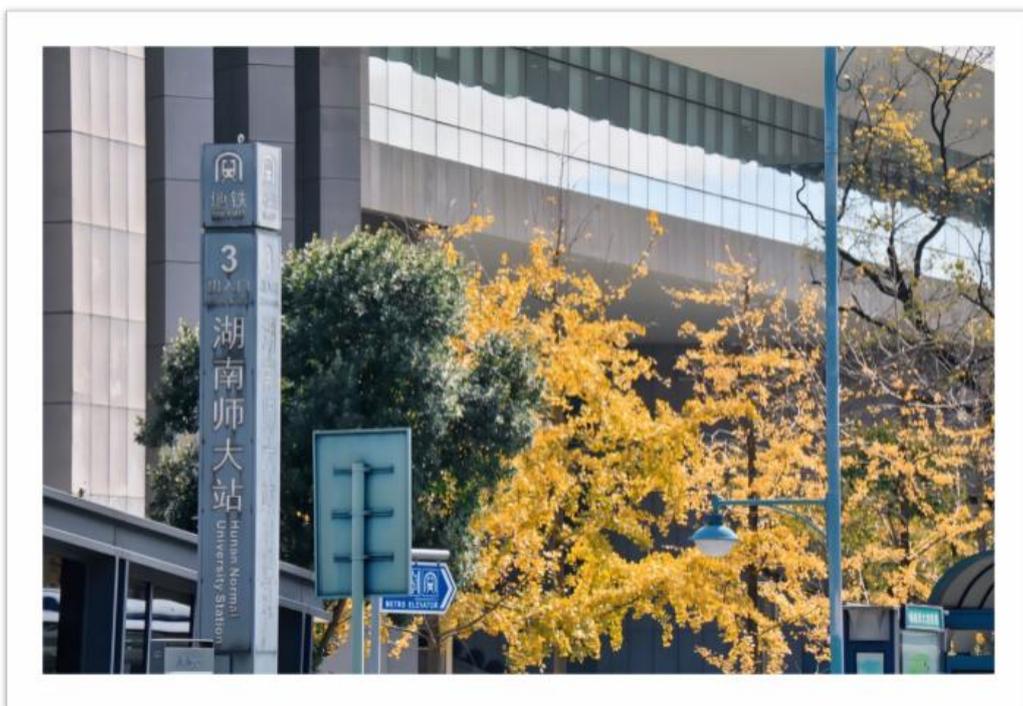
人们在节日庙会之时会制作宫灯，走马灯、蝴蝶灯、红纱园灯的灯火在夜晚燃放出火树银花的亮光，是否吹落星辰如雨？“天下美酒，唯有杜康”，洛阳的酒名扬海内外，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河洛大鼓、排鼓、舞龙、皮影也在洛阳人们的生活里留下惊世艳俗的一笔。

“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若得半分闲暇，不如煮一盏清茶，久坐竹帘，看一眼这华林芳景的河洛。

责编 李婧仪 徐文涛

▶ 青年文学

HNNU YOUTH MEDIA



本版责编：青年编辑部

版式设计：视觉艺术部

本期 2 版 总第 2 期

2024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二